



現代のタロコ族家庭における経済と協力の文化を省みる：工藝技術を例として
 Observing the Economy and Cooperative Culture of Contemporary Truku Families: The Case of Craftsmanship
 文・圖—吳雅雯（太魯閣族知識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）

反思當代太魯閣族家庭的經濟與合作文化：以工藝技術為例

Haning 是鋼骨結構師傅，他焊過淡水的核能廠，也會做民宿的空中旋轉樓梯，曾在西部擔任工頭，風光一時。但在經融風暴後典當所有，回到部落過退休生活。22歲的小弟 Peydang 跟著他的師父，也是他的爸爸 Haning 學習鋼鐵接焊等技術以及工程包工，他下定決心跟著他爸學技術。但是他媽媽說：「那不是都是老人在做的嗎？他那麼年輕，薪水不穩定怎麼辦？」部落另外一頭的 Mimi，聽說過去希望推木工，但是找不到年輕人要學。就像加灣部落有很多的工藝師父，經驗練就一身技能，但是無法往下個世代推去，因為沒有人可以保證有穩定的經濟收入。

學技術技能，但是也要能夠生活

其實，我們都知道學習這些很重要，但總是在經濟的考量之下，被迫選擇脫離部落的生活環境，出去找份穩定薪水的工作，男生當兵、女生當護士，會讀書的就考公職，這樣的未來道路似乎變成唯一的保障。為甚麼學習這些具有技術的職業，工作會沒有保障呢？

Haning 的技術，連有執照的技師都望塵莫及，甚至不少人拜託他做工程的「收尾」，但因為沒有



太魯閣族鋼鐵焊接師傅。

但因部落師傅「無法開具公司發票」就無法承接，可以開具發票的工程公司都幾乎是在都市的漢人公司，偏偏他們又很不願意接原鄉的小工程計畫。



執照，他只能在漢人底下做事，或者接零碎的工程。其實部落很缺技術人員。許多政府的委託案，比方原鄉長期照顧服務的無障礙環境修繕工程、原民會服務單位的辦公空間修繕、偏鄉偏遠地區的馬桶修繕等等，都有工程的需求；但因部落師傅「無法開具公司發票」就無法承接，可以開具發票的工程公司幾乎都是在都市的漢人公司，偏偏他們又很不願意接原鄉的小工程計畫。因為一是地處偏遠交通不便；二是小於50萬的工程都算金額太小不符合人力成本；三是原鄉的建築結構特殊，以長照的居家空間修繕為例，部落很多家庭都不符合無障礙環境，各種修繕都有規定的標準。比方加裝扶手的馬桶，不能倚靠部落房屋結構常有的空心磚頭牆、工寮的鐵皮屋、隔間木板牆等等，所以即便漢人工程師來到部落，也會無所適從。這就造成部落很奇特的現象，明明部落有需求方，也有供給方，



傳統農業工具。

但是卻無法打通部落內需市場。

鄉公所曾經也有開辦過修繕技術師的培訓課程，以培力部落的技師資格，但後來因長照中心的修繕團體介入「提醒」，後來就沒有再繼續了。我的同事在經歷了一場「承接原民會服務需加裝冷氣事件」後，我們總算是明白為什麼了。原民會規定需要找原住民族主管的工程公司，符合條件資格的不多，打電話過去，他們都很委婉的拒絕，說他們不能承接，弄到後面才了解，原來水電工程產業界是有領域性的。以花蓮縣為例，通常政府委外的工程會有某一間老大工程公司承接，如果沒有經過他們，其他的小公司是不敢肆意的承接。所以小公司會問我們：「你們有打電話問過老大公司了嗎？」老大公司如果沒有辦法承接，他會另外指派，或者被允許可以找其他家。所以原鄉部落想要獨自創立技師工程公司，是踩了線，會被產業界以及法律規範給綁住，導致在部落的工程，懸置在人家願不願意來這件事上。

文化變成計畫性的導向——關於竹屋

另一天，跟著長輩在談，想要有一個空間練習以物換物、或者有個平台生產提供內需；



光是衣服這件事情，如果不擺放在觀光的位置，是否可以延伸並創造出更多的可能？可以用以物易物的方式交換：我用幫忙蓋你家的房子，換取你的織布。如果我們都做到了，那麼我們可否將生活的控制與慾望降到最低？



我印象中在南投地區有長輩用wahel（藤）蓋了倉庫以及竹屋，工法極為傳統，竹子與竹子之間沒有空隙，堅固的矗立在那裡。跟工的青年反映，因為工很細，來不及跟上師傅的腳步去學習，只能站在旁邊幫忙運送東西。如果可以，我覺得可以嘗試學習，將技術留下來。因為用釘子釘的，一場颱風就會解體崩壞；用wahel綁的，可能還直挺挺著。所以工法必須留下在當地人



太魯閣族家庭手傳統技藝。

於是我們討論到要蓋個竹屋，長輩第一個印象就是要有計畫，跟上面申請錢下來，找工人蓋竹屋，買完材料蓋一蓋很快，然後就可以用那個空間做什麼什麼。是的，這樣做的確很快，但是工法若沒有留下，建築物只會是一個空殼的物品存在，沒有意義。

的身上，才有延續發展的可能。如果人都會了工法，建築物即便今天損壞了，還有人懂得修復。我的部落有個竹園平台，是某慈善團體，想要建造具有原住民族特色的空間，於是結合部落的協會共同建造，但該團體用自己的想法，籌劃內部的規範規則以及運作，一方面呼喊有助於提升部落就業的口號，二方面把該團體的能見度與勢力，運作在竹園的空間上面。結論是四年過去了，竹園早已變成廢墟。

所有的事情一定不能「快」，也需要更多的「討論」。我們太魯閣族，就是各自意見最多，每個人都想要主導，所以事情不好做。但是我覺得這也是目前很珍貴的地方，因為意見很多，所以豐富多元，所以不可能「統一」、「統合」，但是仍然可以談合作，只是需要花更長的時間做共識討論，而不是一元當頭，或是外來的模式作業、或是外來資源霸權，下場會是無疾而終。

生活就是這一些「生產」概念

那麼，部落的生活技能與技術，究竟如何可以接軌社會經濟？如何創造自體經濟？



太魯閣族農業蔬菜種植。

我認為部落內部市場的需求其實很大，而且永續的。我也覺得部落要有更多從事生產的人，我們剝離了太多學習生產的技術技能，原本我們的生活就是自給自足，食衣住行育樂，但是因著日據時期以及國民時期，剝離了太多原本的技能技術。阿嬤總說：「我們就是太魯閣族，我們擁有的資產就是別人沒有而且不會的，但是你不走這條路，卻去學習漢人的東西，還要去跟他們競爭，絕對是贏不了他們的。」這句話多麼有智慧，政府出了很多的政策，無非就是要逼走原本在部落生活的人，進入到他們的勞工系統／市場，要人變成工蟻一樣，習慣那些被勞役的過程，然後給你一點甜頭卻跟你要回更多。比方給你23K，卻要回你更多的賦稅、土地、自由以及尊嚴；比方鼓勵你從事有機農業，卻要你貸款買更多更昂貴的機具、有機認證、有機資材。回到根本，為什麼我們被迫要捲入這樣的勞役？暫不討論土地這根源的議題，我們就現況來說，如果可以，是否可能降低多貨幣的需求以及慾望？從事生產，學習如何搭建建築物、學習如何織自己的衣

服、學習種植自己吃的東西、學習生產自己要用的農業機具，如果我們部落有更多的人學會如何製作鋤頭，如何製作挖土機的刀片，他可以提供多少部落的人家？其實很多，但是我們都跳過了這些生產，向外面的商販購買，然後把自己陷入一種困境。如果我們有更多從事生產的人，該有多美好。

我看過很多的作品，竹屋、織品、陷阱、籠子等等傳統技藝的東西，擺放著提供觀賞用，提供外來的觀光客買賣，最貼近的例子就是我們自己的族服，變成觀光用，沒事穿上它，人家就會問你是不是要去表演？如果我們織布作為自己生活就可以使用的衣材，是不是可以讓族服生活化？讓他變得具有實用性。光是衣服這件事情，如果不擺放在觀光的位置，是否可以延伸並創造出更多的可能？可以用以物易物的方式交換：我用幫忙蓋你家的房子，換取你的織布。如果我們都做到了，那麼我們可否將生活的控制與慾望降到最低？所以，學習要能夠生活化，改變自己的消費習慣也打開自己的內部市場，讓部落有更多從事生產的人，做部落的人。我想，這就是我在學習也想要做的事情吧。◆



吳雅雯

花蓮縣秀林鄉景美村加灣部落人。太魯閣族。1987年生。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。現任太魯閣族知識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，曾任原住民族委員會太魯閣族族群委員、臺灣原住民族長期照顧聯盟協會秘書長。著有

《她們：原住民族女性觀點——移動的政治、認同、職場與祖靈敘事》（2023.04）、《先自己自己再一起一起》（2024.08）。